

香港之秋

思果 著

萬卷文庫 ⑧1

香港之秋

思 果 著

香 港 之 秋

萬卷文庫^⑧

著 者：思 果
封 面 設 計：王 明 嘉
出 版 者：姚 宜 瑛
發 行 所：大 地 出 版 社

台北市瑞安街23巷12號

郵撥帳號：19252

電 話：7074464

印 刷 者：海 王 印 刷 廠
電 話：9521291-2

中和市中山路三段民有街35號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

定 價：平裝75元 精裝105元

有版權
勿翻印：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020號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掉換 •

序

自從丁巳年回港，兩年多來也寫了一些散文，收在這裏，題名「香港之秋」。至於期間關於論翻譯的幾篇近作，則打算收在「譯道新探」（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裏，以免一文兩輯，佔要買這兩本書讀者的便宜。

還有幾篇舊作也收在這裡。

我要向讀者道歉，本書裏「學生寫中文的遣詞造句」，「一句話給我的鼓勵」和「第一步的交代」本不是給他們看的。他們如果有年輕在上學或失學的子弟或熟人，就讓這些人看一看吧。因為已經排了，不便抽出，我心裡很不安。我以往的散文集照陳之藩兄說，要是抽出若干不精彩的，就好了。這次本來請了他替我選一選，他說沒有空，如果連這三篇也收進去了，他看了又不知有多不喜歡呢。

目 錄

錄 目

序·····	一
懷內·····	一
接機記·····	一一
中秋月·····	一五
香港之秋·····	二一
金飯碗憶舊·····	二九
假期雜感·····	三七
長跑·····	四五
談書·····	五一
到今天還在做的噩夢·····	五七
憶先外祖閔可仁公·····	六七

追憶徐誠斌主教	七一
可笑的事	七七
老年	八一
認錯	八九
古代中國的男女地位	九五
歡場與男女	一〇九
誘惑	一一七
人相食	一二三
獸性與文明	一三三
舶來	一三七
痛恨鞋的人	一四三
坦白	一四九
讚羞	一五三
香烟	一五九

大自然的浪費·····	一六五
明星群像·····	一六九
節食·····	一七五
誰有資格寫白話文？·····	一七九
文學的紀律·····	一八五
作家與學者·····	一九一
文學和別的行業·····	一九七
散文的欣賞·····	二〇一
附錄：學生寫中文的遣詞造句·····	二一五
一句話給我的鼓勵·····	二二七
「第一步」的交代·····	二四一

懷 內

從夏洛特來香港，不覺已經過了四個多月，我的感覺是四年一樣長了。我和梅醴已經是四十年的夫妻，雖然有過些短短的別離，可是要分開很久的事倒還未曾有過，這次的分別也有千萬頭緒，無從說起，爲了許多原因，我們似乎都沒有辦法兼顧。

當然寫很多信，不過不是情書（雖然友人某兄叫我多寫情書），而是琦君女士說的「義」書。算算已經有二十多封了，封封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寫些什麼呢？沒有一個字的相思，只有關切和瑣事。我們在一起話總談不完，並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是偶然的感慨，小小的心得，一時的喜怒，書報上的趣聞……彼此一吐就舒服了。現在分開，就把要談的話隨時寫下，寫滿就寄。往往不到兩天，一張紙就滿了。這些信就是筆談的紀錄，像下面的：

內 懷
今天買了一雙練跑的膠鞋、一罐奶粉……

裱的字畫已取來，牆壁上好看多了……

某某會過了，他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飯……

門口已放了棕墊……電風扇已經用套子套好（梅醴是有規律的人，凡事有一定的安排，夏天過去，總把電扇罩好，免得落灰。）……

她來信會告訴我，秋天來了，草地又下了種，施了肥，門前一片新綠，可愛極了。菊花紫色的已有千朵，黃色的也有上百，小蕃茄一摘一籃子，吃不完。接連下了幾天雨，省了澆水的麻煩。諸如此類。

四十年前，李小賢兄結婚，證婚的是位學者，他的演說精彩之極，我一直都記得。他說西方人夫妻講的是愛，中國人講的是「不二」。這個道理很平淡，一些浪漫的氣味都沒有，但多麼實在！多有意義！李大嫂端莊賢淑，小賢兄君子學者，我相信他們到現在都鸞鳳和鳴。至於我們，平平常常的一對夫妻，患難倒是共了的。怪不得要寫「義」書了。夫妻到了花甲之年，寫起信來，大約就是這樣的。

梅醴本來已經寫了些食譜，我一次沒有照做過。現在還不時寫點來，我總是把它束之高閣。我吃得再簡單也沒有了，只求省事。起初買了菜回來，每天煮些吃，

可是蔬菜在冰箱裏放久了會壞，我住的地方，不能天天上菜市場。後來煮熟了放進去，日子一多，照樣會變味。隨後把菜燒成半熟，放在結冰的一格，外用玻璃紙罩住，以防乾掉，每次取出够一頓吃的，再煮熟，這樣就可以偷懶，煮一次可以吃很多天。近來發覺這樣仍然變味，又恢復每天煮的辦法，寧可讓菜爛掉一些。

我的菜燒得當然很差，但也可以吃——每次總想起聖方濟來。他老人家怕吃得太好，遇到貴人請客，總要在菜裏撒些灰下去，我的菜可好吃多了。不過我每飯除了聖方濟之外，仍然想到梅醴。

幾十年來她照應得我遇到之至。這次我一個人住，不知碰到多少問題。來港的飛機上，西裝上衣裂了一條縫，下不了機。跟空中小姐借了針線，把它草草縫好。在家幾次出外，不記得熄了爐子上的火，慌忙趕回來。有一次燒茶，完全忘記了，幾小時之後發見，茶壺已經燒黑，再也洗不乾淨。最近把連壳煮好的蛋和生的放到了一起——每天早上只好用碗來打，熟的就吃，生的再煮。跟梅醴在一起，每次出外，都是我不耐煩等她，她把家裏到處看過才出門。現在我又常常忘記帶必須帶的東西出去；有一次零錢放在家裏，幾乎回不了家。平時她總問我這樣帶了沒有，那

樣帶了沒有，一切都不用我煩，而我總嫌她太瑣碎。

這只是短暫的別離，一點不錯。現在儘管交通方便，地球已經縮小到不及古代的千分之一，無線電萬里外可以傳真。不過我們的航空信在路上還要走十來天。一來一回，所答的話雖然是所問的，差不多有一個月那麼久。記得我在家，只要幾十分鐘不見她就要到處找了。她有時笑道：「我會給妖怪吃掉了麼？」我就是這樣的人，怪不得要寫許多信了。

我本來已經退休，要以讀書、譯著自娛，了此一生。但是因為還在練長跑、做俯撐，記性雖然差了，腿腳還很敏捷，不做點吃力的工作，很講不過去。譯著雖然也可以替別人盡點力，總不够積極。至於出來工作對社會能不能貢獻，這一點還不能說，要等日後別人來批評。現在參加一個學術機構，再逼自己用點功，跟有學問的人學點東西，誘力實在太大了。

我是個失學的人，三四十年來都夢見重回學校，又去上課。幾十年自修，從沒有再進學校，甚至想向人請教都不容易。像現在我所服務的所在如果肯錄取我做新生，即使在最近若干年，我也會高興得雀躍的。我雖然把受正規教育的念頭打消，

但能參加教員的行列，實在也求之不得。

在梅醴那一方面，孩子爲了我們回來，替我們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忽然又要遠離，怕他們失望。我們商量了好久，最後決定我隻身來港，她就往來兩地。而且夏洛特家裏她費了許多心血種了花草，每天有很好的消遣，又要照顧孩子們的飲食，我此地有五個很好的飯堂，吃的方面不成問題，她留在家裏，是最好的安排，她竭力主張我做這件工作，知道我離不開家，屢次拿孩子們來策勵我，說：「你看他們不都一個人在外面獨立生活過麼？那一個不過得好好的？我從前不也是一個人在外面工作？」一些不錯，大家都行——我婚前也獨自在外鄉過了兩年日子的，不過現在……

所以我也要爭口氣，雖然年紀不算小了，總算自幼做慣家務，煮飯燒菜，掃地洗衣，全可以對付。比較難打發的是下班回家，沒有人說話。梅醴教我用工作把每一分鐘都填滿。可是不跟她在一起，就不能生活，過的也不是生活。最近碰巧看李清照的詞，有一句：「獨自怎生得黑？」週末在家，真有此感。但我要做個有本領的人，要克服一切，而且要過得好好的，好像她和孩子們那樣。絕不能倒在別離

的脚下。這是個大考驗，我也樂意試一試。（老友某兄說，我跟孩子不同。另一位說，到了我們的年齡，不該分別，我認爲他們都有理。）

分別——每次都如此——使我有許多反省的機會。沒有梅醴的照應，我的文章寫得少，書讀得少，翻譯停下來再沒有動過筆。家裏的事似乎永遠做不完的，儘管我事事力求簡化。和她在一起，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現在才有切膚之感罷了；才知道所有我積攢的一丁點兒知識，寫的若干本書，今天能做點研究的工作，全有她一半的力量促成。她叫我不要在計劃寫的一本書上題獻給她，這是她的謙遜，其實那一半就是她寫的。

我性子急躁，外人不知道，因爲外人看不出我這樣外表溫和的人會發脾氣，在家我就露出自己的缺點來了。我此刻講這句話，可是等到梅醴來看我，一下飛機，我就會怪她忘記帶了什麼東西，雖然可能是她需要的。她在我面前，我會忘記她，不在我面前，我反而一刻也不會忘記。也許是天意，要我多多省悟自己的短處。我希望我們下次到了一起，過我們的老年，我真是個最體貼的丈夫。

我沒有動身，有幾個月工夫怕分別，她一直叫我記住好多事，說話小心，做事

仔細，諸如此類。我知道幾十年來我讓她擔心太多。我有個大毛病，因為自問沒有存不正、不義的心（是否如此是另一件事），所以凡事毫無顧忌，口不擇言。雖然沒有闖下大禍來，但也因此失過業，害了梅醴和孩子不少。這次在此地，我事事小心，但還是有大意的時候。寫信給她，總說「安如泰山」——這是三國演義裏諸葛亮在東吳告訴劉備的話，其實有時也可能闖禍的。

有件事已經告訴了她。這次分別雖然心目中有她時常會來，我也可以回去看他們的景象，我仍然會想念她想得發瘋；幸好有位神父是我的同事，正住在我樓上，我每天望他獻的彌撒，彌撒中虔誠替她和孩子們祈禱，也替親戚朋友祈禱，得到無窮安慰。我一向一離開家，總不放心他們，其實在家又那裏能照應他們什麼？現在每日參與彌撒，求天主照應他們，完全放心，掛念也減了。替有苦痛的親友祈禱尤其要緊。這個世界不太圓滿，人生有許多危難，祈禱的效果我們不能強求，但至少藉此可以互相分擔一些，也是應該的。

這裏有位英國同事，太太也不能來。他的岳父剛去世，岳母病重，他太太得在家照顧母親。他也自炊自洗。我是香港老居民，有許多朋友在此地，還會說點廣東

話，他則更加孤寂難堪，今天彌撒中神父特別爲他祈禱。想到他，我覺得自己的寂寞已經好受多了。

最大的快慰是在這裏碰到許多讀者，有人二十多年前看過我的文章，現在已經有了高等學位，成了學者。還有許多在別的情況下和我一起研究過翻譯，現在也負了重任。我都告訴了梅醴，讓她喜歡。

跟老朋友的會晤，歡喜不盡，但不能消除對梅醴的懷念。一是像喝下午茶，一是像吃三餐飯。在夏洛特不覺得在家的福氣，時常想念朋友，怪他們沒有信給我。現在家書時常接到，朋友可以見面，才知道梅醴不在眼前的滋味。

冬已經到了夏洛特，草地就要枯黃，花也謝了，梅醴可以分身，就等一個孩子陪伴她來。我又天天有了盼望。果然上星期來了電報，說行期已定！我不知道她來了能待多久，但即使小住，眼前的寂寞都容易忍受了。屋裏就要熱鬧起來，她的聲音是最好聽的音樂。我知道，她已經十分不放心我了，雖然我動身之前，她總說：「一個人生活，還不自在麼？要是我是你，就舒服透了。」雖然我的信上隻字沒有道過苦，她也覺察得出。我知道她不一定長住，所以並不急急乎要她來，但是她急

了。她要看看我實在的生活情形、環境。她怕我沒說實話。爲了怕她走，我情願她遲些來，這樣我可以遲些受再分別的空虛之苦。而且我明年暑假要回去，她來得遲些，走了以後不久，我就可以回去見她了，這樣可以縮短分開的時間。

不過無論如何，事不由己，我打算是一回事，實現又是一回事。且等着歡迎她和送她來的孩子吧。我們沒有少年夫婦的熱戀，但也有少年夫婦沒有的話要談。這一次要談的可多了，儘管寫了那麼多的信。許多感受和消息都沒有在信裏提。譬如說，有一次我坐在火車站等最後一班車，其實那天星期天，那班車是沒有的，若不是站上的人告訴我，我會一個人坐到天亮。這類事怕她聽了不放心，一概沒有說。

當然在她來之前，我要把家裏收拾得十分乾淨、整齊。我已經試收拾了一次，有個底子。不過有些掉了的鈕釦，我雖勉強釘了，那是要她重釘的。最可怕的事是襯衫和內衣給我洗「黑」了——每次我總洗不徹底，她洗的可不同，這不是一兩次就可以還原的。

「你看看你洗的衣服！」她進了門第一句就會說這句話。不過我知道這不是責備，是憐惜。她知道，我已經有了驚天動地的成就了。

丁巳小雪後四日於香港

附記一：梅醴來信說，這次來要住到我暑期一同回美。這樣我又巴望她早些來了。

大寒前六日又記

附記二：這篇文章放在抽屜裏五個多月，沒有寄出，今天取出來一看，才發見我來港已經九個月了，梅醴還沒有來，原因是可以送她來的兒子太忙，她要隻身來孩子們又不放心。幾乎到了我回家的時候了。英國同事的太太對我說，在英國她不放心丈夫，來港又不放心孩子和她的寡母。她不多久又回到英國。我懂得他們的感覺。不過無論如何八月底以前梅醴一定要來——不來那張機票就失效了。到那時，我們已經分別了一年，好長的三百六十多天啊！

戊午小滿後三日